



吳章 履德

易卷未校

通志志義傳校通志志義
履德 潤過 任城志王傳通志

王榮傳未校

履德通志在分女傳

吉茂 沐立 叶華 州希 林 傳注

許幼 州和 治 傳注

杜慈 傳州 杜如 杜根

吳偕 傳州 成 許 李 義 韓宣 黃朗

州卷傳

古書數經傳寫不無收壞者誤然俗人

徒見舊本引用未摘雖單言更司可據

証^也後人不學徒按誤本校改致使不悞

為誤如通鑑通志多經後人以依本史

字校改者失本末每而恨而兩書

與今本異者皆與殿本考證著

蘇宗元本及予見大德本同是可見

高本可位授也

魏書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名更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名更

後妻
峻
伯達
伯更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滅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置屯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越於棗
 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曰故陳留太守袁術天性忠能始其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
見可元在出祗以兵據城之方也後大軍糧乏得祗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祗資業
早與祗大不便及後來說祗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祗不知所從使與荀令
君議之祗曰祗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
君祗猶自信據計書還白執分用之術祗乃然之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
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權減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
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祗之過也祗子處中官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
姓轉先人避難易為袁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縣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
嵩兄臧字元方襄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
魏畧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窮
 遊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
 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
 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導魯破則餒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魏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各臣奏載文帝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
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固又出車西定
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
也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法部

軍部

外場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
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
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
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
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
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
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
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
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
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
侍中傅巽插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器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
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豈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則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
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
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己欲不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
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說策各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
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文帝

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
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極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

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

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

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

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傳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

杜畿

伯侯

京兆

杜陵

人

也

傳

子曰

畿

漢

御史

大夫

杜

延年

之後

延年

父

少

孤

繼

母

苦

大志在荊州賊族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嘗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家疏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破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

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
 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固塞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
 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人肉失所以為虎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傳子曰先云既
 今不殺必有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
 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勤

勤

人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

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者也稱畿功以杜畿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真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顯以天下智于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

及在朝不結交接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

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

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渴懷王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為相國據有寵於司

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為相國據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

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

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

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

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

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起也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十州

異
自
保
直
上
獄
新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

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

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

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

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

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疲終無大患今兗豫司

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管猶易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替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取治

本直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古人所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然也

為

此注

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繫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此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表侃見轉為史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

也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怒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通志皆

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

通志皆
乎
下不字
有世用也

大智
知

通志皆

通志皆

通志皆

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處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
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
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
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
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
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各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嗣封龍陽亭侯曾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上徙武威嘉有親
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
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
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
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
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
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耶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
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
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
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
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
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
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
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
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畧曰怨在弘農寬

和和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綠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兩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八乃更加意正始一山為弘農鎮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孔札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于時皆... 孟康... 弘農... 趙相... 魏畧曰怨... 在弘農寬

東漢書 卷之六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
 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
 渤海太守徵入爲杜氏新書曰怒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塲因其起家爲河
 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畢斬之國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怒言者起家爲河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怒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怒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怒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怒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怒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怒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怒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下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隨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措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知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陳百代 柯 志 節 面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世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否而後
 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吝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爲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吝程征北明之亦怨儻任意
 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怒怨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怒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怒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任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
 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之體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書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
 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
 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和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學校 梁 詳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父興皆為名儒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叔少而機察精要...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 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選領軍... 長史喪官王衍特為領軍哭之甚勤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父興皆為名儒... 諫議大夫劉子...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潘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 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鄭泰

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養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 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雷變生其鑿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善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 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 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 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閱習軍事... 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 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嘯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 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 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眾怙力... 將人人其跡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瞻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 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戰挾矛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群羊向虎... 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渾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 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 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 戰有三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 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邠根... 矩清高直亮群士之借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孺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 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敢踰樊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舟長欲造亂以微不義者必不相然讚... 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不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威... 其賞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雷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表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表... 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表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近從常不過十餘人部道各其者... 卷之百七十一

何部... 李... 云... 治... 者... 聚... 得... 者... 與...
上下... 術... 李... 云... 治... 者... 聚... 得... 者... 與...
上下... 術... 李... 云... 治... 者... 聚... 得... 者... 與...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
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
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
後稍豐給無不舉贖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
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
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
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
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
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
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
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及... 又...
及... 又...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郟城太祖使夏侯淵
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
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
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
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
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
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
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
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
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澌百姓飢乏
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
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通... 史...
通... 史...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部州道各其者

西河鄭氏
世興
三泉
王泰

元元

宗
九林
謝
然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村落齊整如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陽
秋曰泰子袁字彬叔泰與華欲荀故善見袁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
大夫泰始七年以袁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
位至太常默弟質字謙皆為卿默子琰清甫
有禮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謙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熾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

通所見
通所見
通所見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畧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
隆代基為太守初熾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術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熾
煌俗婦人作裙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熾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
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璠清河太守
為下典利可以亞之
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世道各其者

利部 雞猪 頭

送馬 合於部

放自志 又子作

孔文子之元

可元

國孔也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

比二千石解前不為民作久違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頓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車材使轉用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小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即奉而已於是民思其遺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庶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故一旬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趨稽首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嶧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居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刑遂卒葬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也

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城遂陷毛城城破後僅餘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仍歷官至後魏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仍歷官至後魏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加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詳經難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如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倘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任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激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

孰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又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瞻字元知陳相漢相帝位老子廟於苦縣之賴卿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怨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觀焉

一月廿日校閱已

廿二日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

魏書十七

三國志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良將當方也者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

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

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不方戰。遼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

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而
他

人

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

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

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

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

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

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其載以遼

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

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

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亦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

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柵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

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

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權牛鬻將士明曰：大戰平且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曰：各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遼數重，左右麾圍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能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是戰至日中，勇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出魏書曰：人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之勢，詳帥不和則棄帥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智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任，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即參以同與為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

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史記
通鑑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四，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瘳，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直志
下

信元

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為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百歲
百歲
百歲

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繇嗣繇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繇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通志
下

信元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疆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須知侯
七卷末

子
則注校局

通志
本行身注

通志
本行身

此
二一

此
景

其也

北
碑是

書
五

漢
版尺

武
烈子

大
寺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召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壽張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

迎老之
而迎

大
車

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言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大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孫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孫孫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孫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孫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孫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孫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孫不為舊交希冀
萬一有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虜虜死加惡論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各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
其復禁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領之

片

心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通志作
諸將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劫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

太祖得郃甚喜謂表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表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廊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畱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

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

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

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

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

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

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

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

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

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

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

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

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

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

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

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人湛經

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

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

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郃追至木門

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景

以

武威

武威

武威

武威

武威

武威

武威

武威

以中書錄

侯自移

王仁在

待既朝

可一日

高亭

必有悞

通志皆傾

卿下通

林通卿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諡曰壯侯子雄嗣郃

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命明帝分郃戶封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功拜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駐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詐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

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

節度眾心乃定太

明帝分郃戶封

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

願公降

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慕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

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為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以字類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驪

諡曰壯侯子雄嗣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喘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三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慕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渡蒲阪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通志

通志

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
 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
 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
 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
 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
 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
 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又事
 與西之當
 侯也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
 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
 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
 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
 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
 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
 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遼鄉侯及踐祚進
 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
 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
 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
 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
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
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
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
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
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
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
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
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
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昔懲惻多引咎過未必
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郇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軍威過方郡功踰絳灌圖
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
今封郇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
唐侯薨諡曰

威侯子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
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
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七月初一日改閱

八月廿七日丁亥夜能校 丁丑

武紀末平軍港海花志東平縣河間

新元作軍港野謀：漢蓋即平謀也

于禁付武廣威物後漢志東徐州彭城國有廣威威是

威之誤 丁亥同月望日補記

廿六日之爽獻閱

哀其絲髮以死變為附樂道以謂果勇也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

龐閻傳十八

太祖時諸將典年以忠切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

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

乘氏初平中以眾隨

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表術征徐州呂

布之亂太祖遣乾還

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

欲俱叛乾不聽遂殺

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

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賴陰令為中

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

與袁紹相拒官渡典

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

將軍屯安民太祖擊

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尚遣魏郡太守高蕃

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

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與進志欲

李典

張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豈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與謝曰典篤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通志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邵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

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恭面志

陳命錄陳
身快陳恭
坐長陳同
此印

功過
公

通
止

官利
德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汝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收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先新

新
人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其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甫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救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木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儀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賦詠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中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至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道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知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鉅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東海郡徐州

利城郡

東莞郡

成陽郡

海陵郡

國信郡

省城郡

其野郡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

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

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

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

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

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

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

徐翕毛暉為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

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

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

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

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表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表譚於

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邾太祖曰諸

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

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

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

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

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讞誦不法周得其

刑賞傳
引書表
音平周
多心南
又音武
張遼之討
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

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

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

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

復
志未至

乞及面

乞及面

乞及面

賊不得救蘭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阼進封開陽侯從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後觀名嬰子吳汝名黯奴尹禮名盧宛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州徐霸為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
 徵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賊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州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
 享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觀弟入居觀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劍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滅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

是以魏武一而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厨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增邑五百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可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
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爲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步民吳母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

知

通之同字
又母作母

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係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傕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卒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巴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掉面志
百志史
占以死
保

通志太
祖帳
常通志

通志大
悅

通志後
字引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
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
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
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
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
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
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
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
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
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恒音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
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

是又
表心者

此猛

皆元

厥林

三引列女
付以此女
其而祥不
劫劫以
安揚直蓋
狀之存性之

傳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真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都郵督邯鄲商開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真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真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真真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後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徵俸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此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書每誅止之日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趨避有猛烈之志而孱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斫之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懼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驚壽擗道邊溝中

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

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

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

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

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世語曰就子敬字祖文

為廣漢太守王濟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徵收濟從事列上由此召徵還帝責徵何不

密終而便收從事徵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為難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徵子

固字元安有激風為黃門郎早卒徵一本作勃魏畧勇俠傳載孫資與公違楊阿若鮑出等

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拳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龍圖之流其祝

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劉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相帝時常侍

左官唐衡等權倖人主廷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

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問部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於符入府門促收其主簿

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正人救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在惟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

為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

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悲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

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

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郵捕諸趙凡見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

孫賓碩

字敬

字祖文

字元安

字元安

字元安

字元安

字元安

字元安

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責噉之用何為乃攘臂結袂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所之及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遂望出求京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出又指求哀如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責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故游俗至於鮑出不漆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問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章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清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后生三五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

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

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

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耶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

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

二十一年封鄆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

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

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披堅執銳

又地心

及古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情見太祖之廣開今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峻城分浮雙關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今連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苗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與而植下與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武魏

新技

來者

女天

指却

故傳載曰始者謂子建見中最可定大事又今日自臨苗侯植私出開司馬門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今日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未吾都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之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頃八紘以掩之今盡集慈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疵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銷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探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若曰不待數日
 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
 仰德不暇且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畱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聆其音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
 握簡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俛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辭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稱單素所尚也豈與文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賤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頃頃何足以其相往來
 如此其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發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穀帛 犖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太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有人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評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籬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鹿受絹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大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

開新
 不
 之

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村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教門下教出以
 大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惟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暫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
 交構賜死修子嗣子準皆知名於晉世鄧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替之任早卒準字始惠
 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道逢辛歲而已成都
 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傳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皇太子彥並為後山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
 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豈不減也頠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欲高韻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清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有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開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物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
 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
 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
 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上
 有
 身
 到

聖宗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送劉運

安中為黃門侍郎。唐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遠，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承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唐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與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以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真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至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拘虜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鳳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

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世世
世世

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世世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列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而亡地五百餘君計相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增店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咸加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吳越若此一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難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棄世臣獨何人臣松之案秦穆公有赦難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以堪長久臣松之案秦穆公有赦難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常恐先朝露境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各並滅臣聞騏驥長鳴自來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榮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暹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實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閔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臣

臣

臣

臣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典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臣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為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臣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耶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趨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壘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望青雲而抃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和五桂
子
延和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按新 桓新

糜新

仲青心 於於反 子休也

新道里 供事 七 同 摩 十一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

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七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務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愛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短虎首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老孝罷曳平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知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一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弟懷襁躡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其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渴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附在牀席非藥不食眼不能視氣息羸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有善晴者二十三人惟正伯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龍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穡草驅護鳥鵲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微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數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旌旆然失圖

伏以爲陛下既降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舍宮室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絃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綠位懷骨腐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

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買豎下

和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嘗爲琴瑟調歌辭何獨然長去木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土陌南北越九叶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流淵驚駭按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賦飄八澤運翻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繼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六代興亡曾何謂之詳矣

中華秘
字宗年
出此知同

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
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
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剷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
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後轉博上祭酒及齊土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木如此之親而不得
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
帝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
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夫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與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
至於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
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祝夜後

丁丑九月初二日校已翁

乙酉六月初二日陶婉翁

丁亥閏月初六日用編刻胡氏本亦送校日試通記二卷

改定教字按注確是此誤

周月朔狀肉

通鑑性
殊也
文植者
下有
此與
四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琰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郇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

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列書載聖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論修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省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二年復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而斯義率意無怠二年復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

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

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

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

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

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

抄本凡十
六年封爵
陸陽衣
林初名
初也

初封

行

氏譜嵇康妻
林氏之女也

五年心
生一病

年都

月

成
成通志

河
通志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煥炳朕甚嘉之主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
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
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
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
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
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
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且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閭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賙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亨嗣

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

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

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

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

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

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

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

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

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八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今 政 著 於 此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

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

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

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

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

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

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

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通志 卷之九

通志 卷之九

元刊有此四字 白志 四

聖 却

聖 却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二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
 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
 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忮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
 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詔曰故楚王
 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否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尚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難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鑿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肯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晒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遙滄海隅可以係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首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

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

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

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謙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

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榷壽張縣吏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二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

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二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

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玉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

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

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

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

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

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

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

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玉都通

志初也
志地也
志封也
志封也

桓伯山洪
其二具作
一具

初少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又追追之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

始都 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年九年

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

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

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

千止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

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閹門之內婢妾之間

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

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

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

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

淵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

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清河悼

清河悼

清河悼

清河悼

清河悼

清河悼

德曰哀
古上邦供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國圖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至于此乎表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

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勳與功非親無

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進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治衰則有與守其

士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

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鵲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開雖有闕備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

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智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

闕謹撰合所請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泰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

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

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

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

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離心希九鼎而與迫宗雖無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編三晉滅於楚鄭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遠相恤至於

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講許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對却

一付却

三國志

由止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
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
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五國之法而微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
闕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驅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滎陽鳳翔宛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極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鏡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臣宗室窳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警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
雖種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有土民建置不久則
輒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周中常侍凡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士新

日飛知室

時天子幼弱問冀以此
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九月初三日丁亥夜校

卒祭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祭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

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權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遂劉備於龍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察納其言 臣松之案祭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二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爭鋒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不相像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

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

而不能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

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

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

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祭恒典之疑要注

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聞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屐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

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畧曰祭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

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闕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

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祭子死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

歎曰孤若在使仲宣無後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

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疾不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立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表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
 而不咎焉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焉終不
 為屈太祖並以琳焉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焉送至召人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焉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焉善
 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人怨士為

在西人
 在

范志到
 果什一
 林徒門下督焉為倉曹掾屬場楨各
 檄
 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場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知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之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所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又征馬超又使瑀
 作書與韓遂此書今存至長安之前遂被殺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瑀時太祖在 瑀以 瑀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
 稱大 瑀期運 瑀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
 祖 祖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戒呈 琳徒門下督焉為倉曹掾屬場楨各
 祖 祖筆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徒門下督焉為倉曹掾屬場楨各
 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場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漢書曰瑀祖蜀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
 書中至司隸校尉于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史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瑜字季瑜司空掾即場之父 楨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二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 貴終干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
 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竊能之首韞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 然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 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 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

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字繼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魯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璩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

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又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時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以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時籍獨不為路車迹所第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竹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川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精代為卿亮在卿亮賦賦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約又歌曰天地解六合開張履屐分日月須臾騰而上卿何懷籍已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詔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時又有燕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高節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稽康

康字叔夜案稽康請康父昭字子遠督軍權治書侍御史兄嘉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嘉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儒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自得之自得也非責是斤也巨令自是身也又豈生也左安則彭彭之論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文選注引文章志以得州從事稍遠至丞相之角亦希集序上而

征余守德從時解計身不能任村口不同言飲腹遂日予而感

款一振過其室而其文正氣此注法不古了

事大意多如文帝市也數原足記辭訪車子時候時詠辭言巧

力身又款
作款又款
別付新
固亦句

我如多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寫其過諒諒河鼎中不負也
昔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載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味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表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論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送王...
下...
...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 魏氏春秋曰... 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自以不能測也太尉將濟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叅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又大將

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時多美

酒管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

子成名乎時意獨獨不為路車迹所窮輒慨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伴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肅然曾

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連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

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川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精代為雉亮

在御史歷歷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約又歌曰天地解六合開闢屬誰分日月經我騰

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贊疾大將軍司馬文

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時又

稽康

康字叔夜案稽康請康父昭字子遠督軍權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

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備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

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

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遠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

古以來聖賢隱逸遁道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

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柔會稽人先自會稽

遷于譙之銓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鍾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

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

河南向秀籍兄子成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四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

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鍾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

曰何所聞而和何所見而和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辭康康既有

絕世之言又從于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白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不與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

...

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

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

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

式和多識真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

昔昔懶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蔽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表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印何

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

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

...

...

...

...

...

...

...

...

...

大將軍
三身只
有洪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
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
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
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密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
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千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
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
年殺嵇昌此又千寶之疏謬自相違代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
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
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
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景初
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曰質字季重以才
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
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
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問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華
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皎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
園輿輪徐動宵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翁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願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
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倫長逝化為異物勿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對賓紀辰景風扇
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節同時異物是

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
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
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與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
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解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
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運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
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
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
年已長人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
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
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
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
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統整壘職能無愧
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
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貴戚間益不與鄉里相沉
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
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
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苗侯植並送
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司空不
長文以
不可解
有殊
實也
元中乃
衛觀字
屬除茂
立益州
綴表軍
民關中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選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王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歸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筑筑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倪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觀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表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觀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觀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觀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後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觀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對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在太祖使荀彧問觀觀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始難為慮或以觀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曲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中人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觀議由是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閩鄉侯三百戶閩音凱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凱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定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敬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凱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

皆通志

皆通志

皆通志

皆通志

皆通志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古曰勗字元茂初

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
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幾請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

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思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
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荷歟潘生世為其藜仰儀

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堂尼從父與子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
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

量為各不嘉木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玉象亦與凱並以文章顯別見楊
為河南尹遇害

俊凱薨諡曰敬侯子瓊嗣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瓊字伯玉清
傳凱薨諡曰敬侯子瓊嗣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貞有名理少為博學所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廿歲戲於講堂上賴川司馬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

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
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曰廙道經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相文之烈孤德順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積中
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思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

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責猶存必傷大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逆竄永
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適敢忘前施傳子曰

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
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木必不由此也夷叔連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
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異若彼之高而倬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而見之居無幾頃自遠而至齊遂以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虜上疏曰聖人不以智
 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
 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
 者雖強必敗也自殷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
 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習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二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墮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與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
 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
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選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

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與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尤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

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益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難備

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價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

巧既於其事不肖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患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

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

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

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

美觀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

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

皆以戶口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

著書數十篇及與下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日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

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禮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

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

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

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

行則當權且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

却元會浩從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

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

即位出為陳畱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

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案劉氏譜阜

字伯陵陳畱

太守阜子周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資世志

少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胃胤不顯肯益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日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耀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竒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樂通志

伊康

伊康

伊康

恒

恒

恒

恒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學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十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

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

操襲光祿大夫襲孫紇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召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

過幹幹善待過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術不好士而不能得人所以為君深成也

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剛傲取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符卿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書今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一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畧曰林字季友博學

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光祿大

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外遣人就問之數如賜遺年八十餘卒

夫京兆韋誕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大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

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相撰四體書藝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髮髯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敵揚偉無根其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遠為燕雀喧韓衆藥雖泉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筆竟不得遷卒于祕書盧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翁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揚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傅子曰嘏祖父代郡太守父充貴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傳正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響聲名於閭閻而復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子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于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嘏曰夏侯

報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何惡異多言而始則多言多變如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取德也

遠之猶恐禍及况號之手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

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

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

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賡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於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

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

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

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

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

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

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

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

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必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

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

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主宗

百志

也其法

亦其保

不立極

子特以

有以

此後少
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
時無赫赫之名史
民久而後安之

王征心南
七將軍上
祖征在將
年明道德
南將軍世
印位也

此下者
利有連年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
未盡人亦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
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
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
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
傅曰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占六鄉六遂之上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貉
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
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嚴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季氏所毀以漸補之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勤五官掾功曹典選縣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
獄訟不加煩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
時無赫赫之名史
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皇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
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
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益欲滿凶
究以極是以宜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
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
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
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
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定武 以軍行 近改 德古通

杜訂地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馬司
虎戰略載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
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克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半荆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竊權苛暴蠲其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延命於深江之
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僞貳待
其崩壞或欲進軍入郢高其項積穀觀變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洽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始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
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
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倣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謂也邊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

信和

杜通志

國圖志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
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擊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問其不戒也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
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惑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彼言其年十一月詔租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
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累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徼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木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木性原本精微諷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
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

魏書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文明世高國名臣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
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

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
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

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

相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

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

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

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

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及古開

趙山志
魏書
前以
遷之疑
卷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前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

王案六年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世語曰翊階孫陵陳羣字季心諱字季心位平原相子孫禮四子制練麻者以諱又配之世

陳羣字

文穎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組叔父諡皆有盛名寔字仲

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諱並名重於世寔為大丘長博學銅隱居荆山遠近宗師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屆節諱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寇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

形群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魯國孔融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
 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
 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
 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
 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
 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
 於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
 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
 遷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與仁側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刑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
 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
 勿不殺之刑是重人文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
 等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
 且寢羣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

古往今來

通志又

力而志
集新
是城通
志又
祖

且由是
又王者
歌

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夢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二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加邊境有事

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燹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口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官有斷確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泥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直名

使直

數直

十二直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其然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揚長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為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

其寄

丙

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於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
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
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
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
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
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
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
進到隴山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既
不可當而將軍以鳥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

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
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
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
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
訃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
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
不同兵書云修櫓積楯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
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
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得

此云說
從南道
又曰年
出至南
下南早
戰後

劉劉前
果一也
通
敵守印

通
通
通
通

及
友
刑
似
而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請官救兵當須聚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
當須聚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
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眾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
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
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
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
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
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
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
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通志之
七殺也

通志之
六殺也

東城法
下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通志
百志

諡曰穆侯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
顓召之顓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之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
共通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
其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功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
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勳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入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
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
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
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

封溫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進弟戴徽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

還本郡太守陳登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

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許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決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遠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坐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

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代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
懿公屍為狄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
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

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

轉通志
還自
此極上
朕文成
轉錄
未到
新
未
先
解通志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屬從正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素因潛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木木不知所出次子騫曰毛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令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曄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備君朕有以述君朕心故已以金五鎰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

表貞

小東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與社稷同矯謂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平矯曰朝廷之望社稷不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木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與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袁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恭咸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王國
王必

通志
時通志
己

通志
通志何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宣通志

所通志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
 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于令遷齊
 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
 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
 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
 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
 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
 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帝
 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

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

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

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

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

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奏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之言百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

代之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

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

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

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

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狼見考

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
 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
 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崇志通

情彩猶

先朝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

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

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

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朝行狀曰茲字不為激

詭之行不循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彪再如旌命董卓作亂漢室

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與名

今始矣深見廢典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共利身歿郭林

宗傳曰茲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嘗阿減

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見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資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

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

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

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

大師布衣廁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

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津新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比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承椽修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也通志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通志

後人
及二年
約

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
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
尉司隸畢軌又在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
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
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
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
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務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
也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字深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

陸身刻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
瑛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于謙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善著文章洛陽
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
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謀之曾孫

評曰栢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己卯六月十七日午夜雨中校用通志對

勸

初二日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

三國志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文明世清後卿賦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表紹在冀
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
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
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
黷近久而沾危世初之案漢書文紀曰沾以公死亡食貨志曰沾危若是有讒慝間其
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
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志

通志

喪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

歸一於禮，承漢亂風俗，修秦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弊，弊之刺退，免操莫之。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良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未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係，要宜考察，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姑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疑有
身文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
詭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
山阿當時早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
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揚。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
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
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
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
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秦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
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
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

善
上

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
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畧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
性濶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

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

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蹐而退。
魏畧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北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
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畧。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與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
為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崱嗣。為太山

太守。坐法誅。崱弟靜紹封。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崱坐稱疾。司馬文王所誅
魏畧。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

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
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
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破。收不
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大

多
少

道人

下者

不肯

校

摩

下

摩

摩

守不之官轉鄧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司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
 涉食則茨菴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
 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為茂為良繇
 或以茂為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後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彙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求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呼罵吏並怒因
 驅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也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竟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利梓何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若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操終制誠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
 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議於固陋於是養生送
 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潘甚於暴骨相懸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
 賢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魄
 天為晃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
 枯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遠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
 含珠磷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鋼以紵絮藉以屨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

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死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

才質萍濁汗於清流昔秦國思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黃以贖市朝之通罪下以親

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

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嘉平中病甚臨困又較豫掘墳戒氣絕令二人

舉屍即絕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博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將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悲

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日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競無

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奉餉車黃犂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聞其犢謂主簿曰

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然

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

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肯

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畱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

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
 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
 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

入下知春
 有到春
 楊身
 人字

不勝

風

芝雖

特為

質即

掾屬

征南

行在

高遠

騎常

量體

仁而

負而

載俊

俊資

多此

文帝

之黃

王常

眾冤

荀緯

象散

祕府

忿然

免乃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
 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
 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人為丞相
 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
 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
 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
 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
 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
 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眾克長後造惠訓不倦外寬內直
 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
 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
 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畱衛恂本皆出自兵伍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
 多此類也初臨苗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
 文帝臨苗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苗猶美文帝常以恨
 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
 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免遂自殺
 眾冤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尚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
 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
 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
 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
 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問市門帝聞之
 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
 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
 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後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賢行狀
 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
 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人使不加以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禱。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

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畱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

通志得

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管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攻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幸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有元 黎 黎 黎

通志
卷之
皆元

付

而

今
通志

元

原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

以廷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惇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所
時
引

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
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
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
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
緝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
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緝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
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緝道路艱阻必致寇
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
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
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緝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
下郡縣緝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人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

見通

通
傳
分

太祖

好古守也
又非通也
法征而
授立法

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賧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其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竝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曰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是行遠
將下徐
商建

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請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杜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各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

等又前為
遠服著
朱卷等
十信信

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

兵威既集而又通使
信義喪矣何以臨衆

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九始雖權也宜以信終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

行邈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

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

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為諸軍當

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引益

日錄
作錄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
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逝更宜存之以為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
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
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
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
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
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
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
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
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
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及至京
白志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
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

少不修細行由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過長沙太祖

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

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

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

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

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

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通之
伯之
通之

陸

陸

陸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跡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

通

省

妻

數

通

引

也

少

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入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

無所推進故世歸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

其潔而不宗其餘荀綽與州記曰顧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

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

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勇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

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厥中壘將軍楷子璿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旣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其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旣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休李義字孝懿皆馬翊東縣人也馬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其作方林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元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貞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躡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也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宄散在野嘗於鄴出入區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太史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其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而心
迴志見原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而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口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諱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又為本縣卒則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子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中僧有劉仲始者一為車吏所辱乃感激嗚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
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
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林心

林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明帝以後三司公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 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空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 蒲拜反為排以炊炭 每一孰石用馬百四更

作人排又費功加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初通志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潔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

留愈即而實方今百姓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既

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

賢已下世治素業壽能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

先却

亦有器望並為越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

之太祖定冀州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

吏德政最者并召除冀州刺史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

駕丞相掾屬魏州刺史張陝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戢致敬

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

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素載安定太守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

楨持法臣往年出使經
 趣款側臣雖愚闇不識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
 樓溪見之情謹冒陳開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
 踰然後出據州郡是吾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侯
 荆州刺史悉皆文之子
 魏名臣秦載侍中辛毗
 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
 朝廷嘉其遠至

也乃移書燉煌
 帝即位賜爵關
 吏林為政推誠
 考論制下百

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
 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藩衛之圖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使
 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騎之選方使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侯
 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秦曰昔相階為尚書令以
 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

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雜辨
卷之五
解下五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議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子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遠曩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比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昭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老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

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性率而疎至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

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無育孤兄子五人思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其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按尉按陳留者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

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按尉按陳留者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咸延術

通志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魏

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曰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

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捨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

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字身年
以年通
志和七
保毛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教經下以
有身
由云

教經
教輕

教經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義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壯直也

乞布
迎也
和也

或却
通也
心也

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摛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一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以下百二十
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
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
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
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
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
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
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
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
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
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
詔怒曰汝非曾
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
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冕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冕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冕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冕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開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必附猜生於我而望於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肯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實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開邪之至道近鑒狡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任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術籠之以權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有不忍之刑以遂終戮之罰亦猶濟盟由乎一人正云彈塗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育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三三之言曲衷其意而悉活

宥刑

仿

刑

害宗

十山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情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兩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細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趨魅之象而蹟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典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遠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冕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獨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見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嘗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冕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是應殺將以還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于古今此比蓋為不少冕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誤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
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
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
不早起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

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鹿千頭鹿鹿子始生未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

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

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
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

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

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

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

刺史大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

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今追贈

司空

陸中流文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元

三和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空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
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玉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
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
得尋按檣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闕爵隄在高唐西
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
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
輒東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
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
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

郇邑志

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志
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垂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輔魏室上
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
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
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
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
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
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
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
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
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息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開
戶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通志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
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
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
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
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勲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
矣

評漢韓高有款己卯六月廿五日以通志補校而志

初一日對閱



